



老 舍 • 名 作

開明圖書公司版

二馬

老舍著



開明圖書公司版

康德十年一月十五日印刷
康德十年一月二十日發行

○有○所○權○版○

光 重 李 編輯人

二ノ九六一路馬大市京新

堯 則 唐 發行人

二ノ九六一路馬大市京新

雄 義 田 金 印刷人

三八二路門東市京新

二ノ九六一路馬大市京新

司公書圖明開 發行所

五〇九四京新替振●四七七二二話電

售代有均店書大各國全)

馬 二 說小篇長
著 著 名 學 文

角伍圓貳價定 ④

刷印社會式株刷印進榮

第一段

馬威低着頭兒往玉石牌樓走。走幾步兒。不知不覺的就楞磕磕的站住一會兒。抬起頭來，有時候向左，有時候向右，看一眼。他看什麼呢？他不想看什麼，也真的沒看見什麼。他想着的那點事，像塊化透了的鱷膠，把他的心整個兒糊滿了；不但沒有給外面的東西留個鑽得進去的小縫兒，連他身上筋肉的一切動作，也滿沒受他心的指揮。他的眼光只是直着出去，又直着回來了，並沒有帶回什麼東西來。他早把世界忘了，他恨不得世界和他自己一齣消滅了，立刻消滅了，何苦再看呢！

猛孤丁的他站定不走啦。站了總有兩三分鐘，纔慢慢的把面前的東西看清楚了。

「啊，今天是禮拜。」他自己低聲兒說。

禮拜下半年，玉石牌樓向來是很熱鬧的，綠草地上和細沙墊的便道上，都一圈兒一圈兒的站滿了人。

青草地上的男男女女，也有臉對臉坐着的，也有摟着脖子躺着的，也有單人孤坐拿着張晚報，不看報，光看姑娘的腿的。一群群的肥狗都撒着歡兒亂跳，莫明其妙的旺的咬着。小孩兒們，有的穿着滴身的白羊絨，有的從頭到脚一身紅絨的連腳褲，都拐着胖腿東倒西歪的

在草地上跑來跑去，媽子們戴着小白風帽，嚙叨的跟着這些小神仙們跑。

馬威站了好大半天，沒心再看，也想不起上那兒去好。

他大概有二十三歲的樣子。身量不矮，可是很瘦。黃白的臉色兒，瘦，可是不顯着苦弱。兩條長眉往上稍微的豎着一些，眼角兒也往上吊着一點；要是沒有那隻永遠含笑的大眼睛，他的面目便有些可怕了。他的眼珠兒是非常的黑，非常的亮，黑與亮的調和，叫他的黑眼珠的邊兒上淺了一些，恰好不讓黑白眼珠像其衣鋪糊的紙人兒那樣死呆呆的，黑白分明。一條不高的鼻子，因為臉上不很胖，看着高矮正合適。嘴唇兒往上兜着一點，和他笑迷迷的眼睛正好聯成一團和氣。

從他的面貌和年紀看起來，他似乎不應當這樣愁苦。可是，他的眉毛擰着，頭兒低着，脊梁也略彎着一點，青年活潑的氣象確是丟了好些。

他穿着一身灰呢的衣裳，罩着一件黑呢大氅。衣裳作得很講究，可是老沒有攪刷，看着正像他的臉，因為頹喪把原來的光彩減少了一大些。拿他和那些夾着姑娘胳膊的青年比起來，他真算是有點不幸了。

無心中的掏出手巾擦了擦臉，擦完了，照舊的在那裏楞怔怔的站着。

已經快落太陽了，一片一片的紅雲彩把綠絨似的草地照成紫不溜的。人們也一會兒比一會兒稀少。

馬威把手揣在大氅兜兒裏，往前又走了幾步，在草地邊兒上的鐵欄杆上靠住了。

西邊的紅雲彩慢々的把太陽的餘光散盡了。光是一層一層的蒙上淺葡萄灰兒，借着太陽最後的那點反照，好像野鴿脖子上的那層灰裏透藍的霜兒，這個灰色越來越深，無形的和地上的霧圈兒聯成一片，把地上一切的顏色，全吞進黑暗裏去了。遠處的大樹梢々的把這層黑影兒抱住，一同往夜裏走了去。

人們一來二去的差不多散淨了。四面的煤氣燈全點着了。圍着玉石牌樓紅的綠的大汽車，一閃一閃的繞着圈兒跑，遠々的從霧中看過去，好像一條活動的長虹。

草地上沒有人了，只是鐵欄杆的旁邊還有個黑影兒。

二

李子榮已經鑽了被窩。正在往左伸伸腿，又往右挪々手，半睡不睡的時候，恍々忽々的似乎聽見門鈴響了一聲。眼睛剛要睜開，可是腦袋不由的往枕頭下面溜了下去。心裏還迷々忽忽的記得；剛纔有個什麼東西響了一聲。可是……

「吱——哪！」門鈴又響了。

他把縫閉好的眼睛開了一小半，又慢々把耳朵唇兒往枕頭上面湊了一湊。

「吱——哪！」

「半夜三更鬼叫門！誰呢？」他一手支着磁子坐起來，一手把窗簾掀開一點往外看。胡同裏雖有煤氣燈，可是霧下得很厚，黑咕籠咚的什麼也不見。

「吱——哪！」比上一回的響聲重了一些，也長了一些。

李子榮起來了。摸着黑兒穿上鞋，冰涼的鞋底碰上腳心的熱汗，他不自由的身上起了一層小雞皮疙瘩；雖然是四月底的天氣，可是夜間還是涼沁沁的。他摸着把雷燈開。然後披上大氅，大氣不出的，用脚尖兒往樓下走。樓下的老太太已經睡了覺；一不小心把他吵醒了，都非挨罵不可的。他輕的開了門，問了聲「誰呀？」他的聲音真低，低得好像怕把外邊的稠霧，着似的。

「我。」

「老馬？怎麼一個勁兒的按鈴兒呀！」

馬威一聲兒沒言語，進來就往樓上走。李子榮把街門輕的對好，也一聲不出的隨着馬威上了樓。快走到自己的屋門，他站住聽了聽，樓下一點聲兒也沒有，心裡說：

「還好，老太太沒醒。不然，明兒的早飯是一半麵包，一半兒罵！」

兩個人都進了屋子，馬威脫了大氅放在椅子背兒上，還是一語不發。

「怎麼啦，老馬？又和老頭兒拌了嘴？」李子榮問。

馬威搖了搖頭。他的臉色在燈底往下看，更黃得難瞧了。眉毛皺得要皺出水珠兒來似的。眼眶兒有一點發青，鼻子尖上出着些小碎汗珠兒。

「怎麼啦？」李子榮又問了一句。

待了半天馬威嘆了口氣，又舐了舐乾黃的嘴唇纔說：

「我乏極了，老李！我可以在你這兒住一夜嗎？」

「這兒可就有一張床啊。」李子榮指着他的床，笑着說。

「我來這張躺椅。」馬威低着頭說，「好歹對付一夜，明天就好辦了！」

「明天又怎麼樣呢？」李子榮問？

馬威又搖了搖頭。

李子榮知道馬威的脾氣！他要是說，問也無益。

「好吧。」李子榮抓了抓頭髮，還是笑着說：「你上床去睡，我照顧這個躺椅。」說着他就往椅子上鋪氈子。「可是一樣，一天亮你就得走，別讓樓底下老太太瞧見！好，睡你的呀！」

「不，老李你睡你的去，我在椅子上躺一會兒就成。」馬威臉上帶出一釘點兒笑容來，「我天亮就走，準走！」

「上那兒呢？」李子榮看見馬威的笑容，又想往外套他的話，「告訴我吧！不然，這一夜不用打算睡着覺！又跟老頭兒鬧了氣，是不是？」

「不用題了！」馬威打了個哈欠，「我本不想找你來，不湊巧今天晚上沒走了，只好來打攪你！」

「上那兒去，到底？」李子榮看出馬威是決不上床去睡，一面說話，一面把他自己的大氈和氈子全細心的給馬威圍好。然後把電燈捻下去，自己又上了床。

「德國，法國，——沒準兒！」

「給老頭兒張羅買賣去！」

「父親不要我啦！」

「啊！」李子榮楞磕磕的答應了一聲，沒談別的。

兩個人都不出聲了。

得上靜極了，只有遠處的火車和輪船的笛兒，還一陣又的響，什麼別的聲音也聽不見了。街後教堂的鐘打了兩點。

「你不冷啊？」李子榮問。

「不冷！」

.....

李子榮臨睡的時候，心裏還一個勁兒的盤算：「早兒起來，別叫老馬跑了！起來用涼水洗洗臉，給樓下老太太寫個字條兒，告訴她；有急事，不等吃早飯啦！然後和他出去，送他回家——對，還是上舖子去好，父子見面也不好意思在舖子裏再搗亂，……常有的事，父子拌嘴吧咧！……年青，老馬！……太認真！……！」

在夢裏他還不斷的這麼想着。……胡同裏送牛奶的小車子咕嚕咕嚕的響起來了，大街上汽車的聲音越來越多了。李子榮一機靈睜開了眼，太陽已經從窗簾的縫兒射進一條金絲兒。

「老馬！」

甄子大筆都在椅子背兒上搭拉着，可是馬威沒影兒啦！

他起來，把後面的窗簾打開，披上大筆，呆呆的站在窗子旁邊。從窗子往外看，正看太暗士河。河岸上還沒有什麼走道兒的，河上的小船可是都活動開了。岸上的小樹剛吐出淺綠的葉子，樹梢兒上繞着一層輕霧。太陽光從霧薄的地方射到嫩樹葉兒上，一星一的閃着，像剛由水裏撈出的小淡綠珠子。河上的大船差不多全沒掛着帆，只有幾支小划子掛着白帆，在大船中間忽悠悠的搖動，好像幾支要往花兒上落的大白蝴蝶兒。

早潮正往上長，一滾一滾的浪頭都被陽光鏤上了一層金鱗；高起來的地方，一擁一擁的把這層金光擠破；這擠碎了的金星兒，往下落的時候，又被後浪激起一堆小白花兒，真白，好像剛由蒲公英梗子上擠出來的嫩白漿兒。

最遠的那隻小帆船慢々の忽悠着走，波浪還是一滾一滾的往前追，好像這條金龍要把小蝴蝶趕跑似的。這樣趕來趕去，小帆船拐過河灣去了。

李子榮呆々的一直看着小帆船拐了河灣，纔收了收神，走到前回靠街的窗子，也把窗戶擋兒打開。然後想收拾收拾書桌上的東西。桌子上有個小玩藝兒，一閃一閃的發亮。這個小東西底下還放着一個小字條兒。他把這些東西一齊拿起來，心裏涼了半截。慢々の走到躺椅那裏去，坐下，細々の，紙條上的字。只有幾個字，是用鉛筆寫的，筆畫東扭西歪，好像是摸

着黑兒寫的；

「子榮兄，謝々你！小鑽石戒子一個祈交溫都姑娘。再見！威。」

第二段

一

這段事情現在應從馬威從李子榮那裏走的那一天往回倒退一年。

伊牧師是個在中國傳過二十多年教的教師。對於中國事兒，上自伏羲畫卦，下至袁世凱做皇帝，（他最喜歡聽的一件事）他全知道。除了中國話說不好，簡直的他可以算一本帶着腿的「中國百科全書」。他真愛中國人；半夜睡不着的時候，總是禱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國變成英國的屬國；他含着熱淚告訴上帝；中國人要不叫英國人管起來，這群黃臉黑頭髮的東西，怎麼也升不了天堂！

伊牧師順着牛津大街往東走，雖然六十多了，他走得還是飛快。

從太陽一出來直到半夜，牛津大街總是被婦女擠滿了的。這條大街上的鋪子，除了幾個賣煙捲兒的差不多全是賣婦女用的東西。他們走到這條街上，無論有什麼急事，是不會在一分鐘裏往前挪兩步的。鋪子裏擺着花紅柳綠的帽子，皮鞋，小手套，小提箱兒……都有一種特別的吸力，把她們的眼睛，身體，和靈魂一齊吸住。伊牧師的宗教上的尊嚴到了這條街上至少要減去百分之九十九；往前邁一大步，那支高而礙事的鼻子非碰在老太太的小汗傘上不可；往回一殺步，大皮鞋的底兒（他永遠不安橡皮底兒）十之八九是正放在姑娘的小腳指頭上；伸手一掏手巾，胳膊肘兒準放在婦人提着的小竹筐裏，……每次他由這條街走過，至少

回家要換一件汗衫，兩條手巾。至於「對不起」「沒留神」這路的話，起碼總說百八十個的。

好容易擠過牛津圈了，他深々の吸了一口氣，說了聲「謝々上帝！」腳底下更加了勁，一直往東走。汗珠子好像雪化了似的從雪白的鬚角兒往下流。

伊牧師雖然六十多歲，腰板還挺得筆直。頭髮不多，可是全白了。沒留鬍子，腮上刮得晶亮；要是臉上沒有褶兒，簡直的像兩塊青色磁磚。兩支大眼睛，歇歇鬆鬆的安着一對小黃眼珠兒。眼睛上面掛着兩條肉稜兒，大概在二三十年前稜兒上也長過眉毛。眼睛下面搭拉着一對小眼鏡，因為鼻子過高的原故，眼鏡和眼睛的距離是有二寸來的。所以從眼鏡框兒上邊看東西，比從眼鏡中間看方便多了。嘴唇兒很薄，而且嘴角往下垂着一點。傳道的時候，兩個黃眼珠兒在眼框兒上一定，薄嘴唇兒往下一垂，真是不用說話，就叫人發抖。可是平常見了人，他是非常的和霽；傳教師是有兩幅面孔辦不了事的。

到了博物院街，他往左拐了去。穿過陶靈吞大院，進了戈登胡同。

這一帶胡同住着不少中國學生。

在倫敦的中國人，大概可以分作兩等，工和和學生。工人多半是住在東倫敦，最給中國人丟臉的中國城。沒有錢到東方旅行的歐洲人，法國人，美國人，到倫敦的時候，總要到中國城去看一眼，爲是找些寫小說，日記，新聞的材料。中國城並沒有什麼出奇的地方，住着的工人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舉動。就是因爲那裏住着中國人，所以他們要瞧一瞧。就是因爲中

國是弱國，所以他們隨便給那群勤苦耐勞，在異域找飯吃的華人加上一切的罪案。中國城要是住着二十個中國人，他們的記載上一定是五千；而且這五千黃臉鬼是個個抽大煙，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，和作一切至少該千刀萬剮的事情的。作小說的寫戲劇的，作電影的，描寫中國人全根據着這種傳說和報告。然後看戲，看電影。念小說的姑娘，老太太，小孩子，和英國皇帝，把這種出情理的事件牢牢的記於腦子裏，於是中國人就變成世界上最陰險，最污濁，最討厭，最卑鄙的一種兩條腿的動物！

中國城有這樣的好名譽，中國學生當然也不會吃香的。稍微大一點的旅館就不租中國人，更不用說講體面的人家了。只有大英博物院後面一帶的房子，和小旅館，還可以租給中國人；並不是這一帶人們特別多長着一分善心，是他們吃慣了東方人，不得不把長臉一拉，不得不和這群黃臉的怪物對付一氣。雞販子養雞不見得他准愛雞，英國人把房子租給中國人又何嘗的愛中國人呢。

戈登胡同門牌三十五號是溫都寡婦的房子。房子不很大，三層小樓，一共不過七八間房子。門外欄着一排綠柵欄。三層白石的臺階，刷得一釘點土也沒有。一個小紅漆門，門上的銅環子擦得晶光。一進門是一間小客廳。客廳後面是一間小飯廳。從這間小飯廳繞過去，由樓梯下去，還有三間小房子。樓上只有三間房子臨街一間，後面兩間。

伊牧師離着這個小紅門還老遠，就把帽子摘下來了。擦了擦臉上的汗，又正了正領帶，覺得身上一點缺點沒有了，纔輕輕的上了臺階。在臺階上又站了一會兒，纔拿着音樂家在鋼琴

上試音的那個輕巧勁兒，在門環上敲了兩三下。

一串細碎的脚步兒從樓上跑下來，跟着，門兒稍微開了一個縫兒，溫都太々的臉露出一半來。

「伊牧師！近來好？」他把門開大了一點，伸出小白手，在伊牧師的手上輕々的挨了一挨。

伊牧師隨着他進去，把帽子和大氅掛在過道兒衣架上，然後同他進了客廳。

小客廳裏收拾得真叫乾淨爽利，連掛畫的小銅釘子都像含笑。屋子當中鋪着一塊長方兒的綠毯子，毯子上放着兩個不十分大的臥椅。靠着窗戶擺着一支小茶几，茶几上一個小三彩中國磁瓶，插着兩朵小白白玫瑰花。茶几兩旁是兩把橡木椅子，鑲着綠絨的棹墊兒。裏手的山牆前面擺着一架小鋼琴，琴蓋兒上放着兩三張照像片兒，琴的前邊放着一支小油漆凳兒。凳兒上臥着一個白胖白胖的小獅狗，見伊牧師進來，慌着忙着跳下來，搖頭擺尾的在老牧師的腿中間亂竄。順着屋門的牆上掛着張油畫，兩旁配着一對磁小碟子。畫兒底下一個小書架子，擺着些本詩集小說什麼的。

溫都寡婦坐在鋼琴前面的小凳兒上，小白狗跳在他懷裏，歪着頭兒圍伊牧師。

伊牧師坐在臥椅上，把眼鏡往上推了一推，開始誇獎小白狗。誇獎了好大半天，纔慢々的說到：

「溫都太々，樓上的屋子還閑着嗎？」

「可不是嗎。」她一手抱着狗，一手把煙碟兒遞給伊牧師。

「還想租人嗎？」他一面裝煙一面問。

「有合適的好人纔敢租。」他拿着尺寸這樣回答。

「有兩位朋友，急於找房。我確知道他們很可靠。」他從眼鏡框兒上面看了她一眼，把「確」字說得特別清楚有勁。他停頓了一會兒，把聲音放低了些；鼻子周圍還畫出個要笑的圈兒，「兩個中國人——」說到「中國兩個字」，他的聲音差不多將兒的能叫她聽見；「兩個極老實的中國人。」

「極老實的中國人！」他又重了一句，又偷偷的看了他一眼。

「對不——」

「我擔保！有什麼錯兒朝我說！」他沒等溫都太太說完，趕緊把話接過來；「我實在沒地方給他們找房子去，溫都太太，你得成全成全我！他們是父子爺倆，父親還是「基督教徒」。」看上帝的面上，你得——」伊牧師故意不再往下說，看「看上帝的面上」到底發生什麼効力不發。

「可是——」溫都太太好像一點沒把上帝攔在心上，臉上掛着一千多個不耐煩的樣子。

伊牧師又沒等他說完就揀嘴；

「那怕多要他們一點房租呢！看他不對路，攔他們搬家。我也就不再——」他覺得往下要說的會似乎和聖經的體裁不大相合，於是吸了一口烟，連烟帶話一齊咽下去了。

「伊牧師！」溫都太太站起來說；「你知道我的脾氣；這條街的人們靠着租外國人錢財的不少，差不多只剩我這一處，寧可少賺錢，不租外國人！這一點我覺得是很可以自傲的！你爲什麼不到別處給他們找々房呢？」

「誰說沒找呢！」伊牧師露着很爲難的樣子說；「陶鑪吞大院，高威胡同，都挨着門間到了，房子全不合適。我就是看你的樓上三間小屋子正好，正够他們住的；兩間作他們的臥房，一間作書房，多麼好！」

「可是，牧師！」他從兜兒裏掏出小手絹擦了擦嘴，其實滿沒有擦的必要；「我想我能叫兩個中國人在我的房子裏煮老鼠吃嗎？」

「中國人不——」他正想說；「中國人不吃老鼠，」繼而一想，這麼一說是分明給他個小釘子碰，房子還租到手的嗎？於是連忙改嘴；「我自然囑咐他們別吃老鼠！溫都太太，我也不就誤你的工夫了；這們說吧；租給他們一個禮拜，看他們不好，叫他們搬家。房租呢，你說多少是多少。旅館他們住不起，不三不四的人家呢，我又不肯叫兩個中國人跟他們打交待。咱們都是真正的基督徒，咱們總得受點屈，成全成全他們爺兒兩個！」

溫都太太用手搓着小狗脖子下的長毛，半天沒有言語。心裏一個勁兒顫抖；到底是多租幾個錢好呢，還是一定不伺候殺人放火吃老鼠的中國人好呢？想了半天，還是不能決定；又怕把伊牧師僵在那裏，只好順口支應着；

「他們也不抽鴉片？」

「不！不！」伊牧師連三併四的說。

他跟着又問了無數的問題，把他從小說，電影，戲劇，和傳教士造的謠言裏所得來的中國事兒，兜着底兒問了個水落石出。問完了，心裏又後悔了；這麼問，豈不是明々の表示已經有意把房租給他們嗎。

「謝々你！溫都太々！」伊牧師笑着說，「就這麼辦了！四磅十五個先令一個禮拜，管早晚飯！」

「不准他們用我的澡盆！」

「對！我告訴他們，出去洗澡，」

伊牧師說完，連小狗兒也沒顧得再鬧一鬧，抓起帽子大筆就跑。跑到街上，找了個清靜地方，^祇低聲的說；

「他媽的！爲兩個破中國人……」

二

馬家父子從上海坐上輪船，一直忽々悠々の來到倫敦。馬老先生在海上四十天的工夫，就扎爭着爬起來一回；剛一出艙門，船往外手裏一歪，摔了個毛兒跟頭；一聲沒出，又扶着艙門回去了。第二次起來的時候，船已經紋絲不動的在倫敦碼頭靠了岸啦。小馬先生比他父親強多了，只是船過台灣的時候，頭有點發暈，過了香港就一點事沒有了。